

牌子问题

冯建斌

张三立志成为一个企业家，他信息灵通，获悉市场上尿片紧缺，便决定用破衣烂衫加工“婴儿臀下水防潮干燥及生长促进毯”。为了这个名称，他请教了李四和王五。

开张前几天，他又招集李四和王五二人商讨一些业务事宜。

张三：“孔圣人云：‘名正方能言顺’，咱们厂子虽小，但五脏要全。今天，咱们研究厂子的领导班子和牌子问题”。

首先是组织问题，这历来是个十分庄严的事。沉默了一会，李四道了“大家研究”后，紧接着补充道：“我文革前参加过‘家庭用品函授大学’，前一段时间，补发了毕业证书，相当于大学本科程度。最近正在申报工程师职称，咱们虽是个体企业，干部也要讲求专业化和知识化啊。”

李四之心，路人皆知，张三忙先发制人：“咱们这个厂是我发起的，而且设在我家的贮藏室里，我当然是董事长兼总经理。”现在任命：“李四为生产科长兼保卫科长，王五为供销科长兼出纳会计。”并强调指出，为提高经济效益，克服官僚主义，编制为三人，不再增加。

第二项议程：牌子问题。

王五这回抢先发言：“咱厂在狗尾巴胡同，我看就叫‘狗尾’牌吧。”

张董事长和李科长一致反对：“人凭脸面货

凭牌，只听市场上有飞鸽、熊猫，哪有狗尾的？”王五一脸不高兴，大小是个科长嘛，能这样被嘲弄吗？嘟囔了一句：“天津还有个‘狗不理’哩”。

接下来从街名、市名、省名一直向上发展到“中国”、“华夏”、“地球”、“环球”、“月亮”、“太阳”、“牛郎”、“织女”、“天狼”、“大熊”、“银河”，进而到了“家庭用品函授大学毕业生”李四词汇的最极限“宇宙”。有保留意见：如果天文学家发展比宇宙更大的天体，到时再更换。

一幅足有二尺宽、一丈长的梨木牌子挂在张三家的贮藏室外：“宇宙婴儿臀下水防潮干燥及生长促进毯制造辛迪加。”

眼看吉日将到，李科长发动老婆、小孩赶制出首批样品，贴上标签，上印“宇宙牌”，下款来了个“MADE IN CHINA”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外加白、黑共九幅样品挂上阳台，像一面面彩旗在飘扬。

胡同口竖起一幅广告牌，上面画了一个半裸体的美女托着一个胖小子。

林积令



从条件上杜绝

顾建峰

厂里新盖了二幢家属楼，正当全厂职工为分新房而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，分房委员会的马主任突然得了脑溢血……也难怪，房子问题本来就足以使血压升高，何况这一阵又是酒又是肉……

有关部门这一次倒挺麻利，尽管马主任还在抢救中，死活难以预料，但新主任的候选名单却已经拟出来了：一共三位，三个里边选一个，选择余地还是很大的。

于是，选谁不选谁，就成了全厂这两天的谈论中心。到底是切身利益，比去年选厂长还关心，走到哪里都是关于房子主任的议论声。

这不！科研办的老金和小王也暂停了研究了一半的产品改型方案，而优先研究起这唯此为大问题。

“选谁呢？”老金长长地吐了一口烟，像是在问人，又像是自问，但那神情、那口气表明了他仍然是研究此类问题的老资格。

“老张怎么样？他在纪委干过。”小王知道老金除了机械设计的专



乃良

之外，还精于社会问题，看人看事入木三分，便试探着以问求答，想讨教讨教。

“他二个儿子都等房子结婚？选他？这不是想打瞌睡递上个枕头？”

“他人还正派，我看不会……”

“正派？！四年换了三个主任，没上任的时候，哪个不正派？可后来呢？谁没给自己弄两间？这次要吸取教训，从条件上杜绝……”

“那你的意思是选孙大贵？”

“对！他的家在农村，人家会到这里来要房子么？再说他生性孤僻，也没个什么三朋四友的……”

小王是个聪明人，经老金一点拨，马上顿悟了。

果然，孙大贵真的被选为主任了。真是人同此心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听说孙大贵当了主任后和以前渐渐地有点不一样了：钉了胶皮掌的黑布鞋换成了牛皮三节头；屋里经常是高朋满座；老婆明明是农村户口，不知怎么居然在城里找到了工作；更奇怪的是血压也慢慢地升高了……

对此，据说小王曾不止一次地挖苦过老金。



魅力

雄新岭

卫干部终于忍不住去报告了车场的保安。事情太蹊跷了。这几天在她售票的车上经常上来一个背黄书包的小伙子，人倒是规矩规矩的，一坐下就聚精会神地看书，毫不理会周围的拥挤和嘈杂，有时没座位，他就站着看书，一站就是好几站路。奇怪的是，到了终点站他便卷起书来，下了车，很快又乘上另一趟朝回开的车，过不多会儿，就又出现在她的车里，仍或坐或站地在那儿看书，有时一天竟在她的车里出现二十多次！票他是买的，不过还是……

这已经是第五天了。生来就胆小的她，怕发生什么意外的事，就赶快去报告了。保卫干部终于将那位正在车上专心读书的小伙子请进了他的办公室。在照例问了籍贯、年龄，检查了证件之后，没有发现什么破绽，便问道：“我们请你来，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老在车上转悠？请原谅我说话直率，你比前一段我们抓住的那个惯偷一天乘车次数还多，你搞什么名堂？事关行车安全，我不得不把你叫来问问。”

小伙子翻了翻白眼，又瞅了瞅保卫干部，嘴里咕嘟了半天，才不无遗憾地“唉”了一声，显出难耐的疲倦和惆怅，“说实话”，他说，“我是想在车上找个对象。”



林积令

黑虎的故事

袁岳

“爷爷，黑虎会抓老鼠吗？”七岁的小林问。

“不会！”很干脆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它是拴着长大的。”

“爷爷你家有老鼠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依然很干脆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有黑虎。”棋要输了，老汉很不耐烦。

小林不敢再问，困惑地眨着大眼发呆。

老汉手气不好，连着几盘输得落花流水。没等人散场，就悻悻不乐地回了屋，睡了。

清晨，小院。孤零零的躺椅，绳一头空着。

老汉蓦然想起黑虎，急得在满院子吆喝。

“爷爷，黑虎在我家呢！”

小林闻声应着，高兴地嚷道：“它可能干啦，一夜就抓了三只

鼠！”

“这是真的？”老汉眼睛瞪大了一倍，半信半疑地来到小林家，

仔细一看，果真有三只被吃得残缺不全的死鼠；黑虎还虎视眈眈地守在墙角的洞口边。他赶忙上前抱起它，并感慨地说：“天性，真是天性！”同时，心中漾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：开心？得意？自豪……好象抓到老鼠的不是猫，而是他自己。

“爷爷，把黑虎叫我喂几天吧。”小林扯住他的衣襟。

“我们家的老鼠一抓完就还给你。”

他此时才从飘然中清醒过来，连声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黑虎丢了怎么办？我家再有了老鼠怎么办？”

打这天以后，老汉逢人就夸他有只能干的黑虎；而黑虎呢？却再也没能抓过老鼠，因为老汉给它拴上了一条更结实的绳子。

“爷爷，黑虎在我家呢！”

小林闻声应着，高兴地嚷道：“它可能干啦，一夜就抓了三只

鼠！”

“这是真的？”老汉眼睛瞪大了一倍，半信半疑地来到小林家，

仔细一看，果真有三只被吃得残缺不全的死鼠；黑虎还虎视眈眈地守在墙角的洞口边。他赶忙上前抱起它，并感慨地说：“天性，真是天性！”同时，心中漾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：开心？得意？自豪……好象抓到老鼠的不是猫，而是他自己。

“爷爷，把黑虎叫我喂几天吧。”小林扯住他的衣襟。

“我们家的老鼠一抓完就还给你。”

他此时才从飘然中清醒过来，连声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黑虎丢了怎么办？我家再有了老鼠怎么办？”

打这天以后，老汉逢人就夸他有只能干的黑虎；而黑虎呢？却再也没能抓过老鼠，因为老汉给它拴上了一条更结实的绳子。

“爷爷，黑虎在我家呢！”

小林闻声应着，高兴地嚷道：“它可能干啦，一夜就抓了三只

鼠！”

“这是真的？”老汉眼睛瞪大了一倍，半信半疑地来到小林家，

仔细一看，果真有三只被吃得残缺不全的死鼠；黑虎还虎视眈眈地守在墙角的洞口边。他赶忙上前抱起它，并感慨地说：“天性，真是天性！”同时，心中漾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：开心？得意？自豪……好象抓到老鼠的不是猫，而是他自己。

“爷爷，把黑虎叫我喂几天吧。”小林扯住他的衣襟。

“我们家的老鼠一抓完就还给你。”

他此时才从飘然中清醒过来，连声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黑虎丢了怎么办？我家再有了老鼠怎么办？”

打这天以后，老汉逢人就夸他有只能干的黑虎；而黑虎呢？却再也没能抓过老鼠，因为老汉给它拴上了一条更结实的绳子。

“爷爷，黑虎在我家呢！”

小林闻声应着，高兴地嚷道：“它可能干啦，一夜就抓了三只

鼠！”

“这是真的？”老汉眼睛瞪大了一倍，半信半疑地来到小林家，

仔细一看，果真有三只被吃得残缺不全的死鼠；黑虎还虎视眈眈地守在墙角的洞口边。他赶忙上前抱起它，并感慨地说：“天性，真是天性！”同时，心中漾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：开心？得意？自豪……好象抓到老鼠的不是猫，而是他自己。

“爷爷，把黑虎叫我喂几天吧。”小林扯住他的衣襟。

“我们家的老鼠一抓完就还给你。”

他此时才从飘然中清醒过来，连声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黑虎丢了怎么办？我家再有了老鼠怎么办？”

打这天以后，老汉逢人就夸他有只能干的黑虎；而黑虎呢？却再也没能抓过老鼠，因为老汉给它拴上了一条更结实的绳子。

“爷爷，黑虎在我家呢！”

小林闻声应着，高兴地嚷道：“它可能干啦，一夜就抓了三只

鼠！”

“这是真的？”老汉眼睛瞪大了一倍，半信半疑地来到小林家，

仔细一看，果真有三只被吃得残缺不全的死鼠；黑虎还虎视眈眈地守在墙角的洞口边。他赶忙上前抱起它，并感慨地说：“天性，真是天性！”同时，心中漾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：开心？得意？自豪……好象抓到老鼠的不是猫，而是他自己。

“爷爷，把黑虎叫我喂几天吧。”小林扯住他的衣襟。

“我们家的老鼠一抓完就还给你。”

他此时才从飘然中清醒过来，连声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黑虎丢了怎么办？我家再有了老鼠怎么办？”

打这天以后，老汉逢人就夸他有只能干的黑虎；而黑虎呢？却再也没能抓过老鼠，因为老汉给它拴上了一条更结实的绳子。

“爷爷，黑虎在我家呢！”

小林闻声应着，高兴地嚷道：“它可能干啦，一夜就抓了三只

鼠！”



赵炜

故事二则

许枫



欠债人

M欠N二百元钱，时过三年，M还没还。

N上门去要。M说：“过几天，就还你。”

第二次，M说：“眼下手头缺钱，过两月，一准还。”

两月后，N第三次上门，M很不耐烦。他说：“你老来，怕我赖债还是咋的？甭急

么！”

第四次……第八次……

半年以后，N第十一次“求”上门去。M虎了脸，暴了眼，大发雷霆：“你这人怎么了？讨厌！太惹人讨厌了！你老这样，叫我怎

么工作？怎么学习？怎么一心一意干四化？你走，走！我一看见你，就怒火三千丈！我宣告，你是我家最不受欢迎的人！你走，走，快走！”

啊？究竟是M欠N，还是N欠M！

乃良

通知



乃良

通知

上午，D局大楼里的布告牌下，写了一则通知：

“今天下午，请全局广大干部群众，认真学习好《整党决定》。”

中午，局长发现通知少了三个字，变成：

“今天下午，请全局广大干部认真学习好《整党决定》。”

局长大怒，气咻咻地要“追查”。局党组书记来了，满脸堆笑地动手，把通知改为：

“今天下午，本局内部出售减价活鱼，减价西瓜。”

林积令